

清水文史資料

第 1 期

政协清水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清水文史資料

第 1 期

政协清水县委文史资料委员会

目 录

一九八七年第一期

总第五期

※

※

※

回忆清水高中的成立及第一次学潮的经过.....陆光恩(1)

天主教在清水的传入.....曹慕植(7)

解放前上郭镇的私营工商业.....邵良弼(11)

书院在我县之设置与发展.....甄际春(14)

清风劲节忆墨香

——怀念美术教师刘锦帆.....刘云青 王皓平(21)

《山城导报》的始末.....马 煜(24)

我所知道的《新清水报》.....崔 岫(28)

回忆我县群众体育运动的兴起.....汪源湘(30)

回忆清水高中的成立及第一次学潮的经过

陆兆熊

一九四二年秋，我县办起了第一所初级中学。经过几年的创设和努力，学生由五十余人增加到二百五十余人，教师由三人增加到十九人，教学设备从无到有，校舍最初附设在原来小学。四六年夏，国立十中迁回河南新乡，便移至十中校址永清堡。当时的校长是王凤翼先生。

一九四七年春，省教育厅任命张作模为校长。那时，学生已超过三百人。初中毕业生越来越多，赴外地上高中者，因家庭经济条件所限寥寥无几。加之国立十中东迁，就地上高中的机会全没有了。为了解决学生深造问题，热衷于教育事业的张作模校长，呕心沥血，东奔西跑，多方联系，并与士绅协商，又向上级教育部门申请，遂办起了我县第一所完全中学。高中只招一个班，五十多名学生。其中有十几名是初中毕业后任过一年到二年小学教师的。

学校设校长一人，教导主任、训育主任、总务主任各一人。教师近二十名。初中六个班，高中一个班，学生共约回百余人。高中办起后，师资问题是关键。热心桑梓教育事业的张校长，多方设法，多次奔跑，并委托熟人从天水中学聘来了原十中数学教师倪文楼先生，月俸小麦十石（1500市斤），时人称惊（一

般教师月俸二至三石)。又从天水聘来了英语教师韩雨生先生。他们待遇虽高,但付出的劳动力确不愧其薪。倪先生每周任课二十多节,数理化全教。韩先生英语程度尤佳,用英语讲活其流利胜似中语。语法讲得很好。每个教师均认真负责。那时的清水中学真是蒸蒸日上,学校纪律很正规,教学秩序很正常,学生学习很踏实。

学生多半来自乡下,生活很俭朴。学生灶一日三餐多系玉米面,偶尔吃一顿白面饭。穿着极朴素,甚至有些衣衫褴褛。但学习态度都很端正,学习风气令人羡慕。旭日东升的春晨,永清堡原上到处都是琅琅的读书声;夕阳斜照的草地上,三五成群的学生热烈地探讨着数理化奥妙。数九寒天,冰封大地,巨大的油灯各教室三更不熄;黎明的黑暗正笼罩着大地时,宿舍、教室里已灯光辉煌,个个埋首书案,默不作声。共同的目的是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而努力,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

一九四七年十月,清水选举国大代表。竞选人有王凤翼、王慨儒、张 铨等。王凤翼任县参议长,系清水中学前任校长,为人耿直,不徇私情,秉公守法,作风正派,深得人心。当时又给高中班兼两节公民课,威信高,学生很敬仰。张 铨给学校初三级任语文课。政治生活上较圆滑,人心背向。一天,我高中班西乡几个同学

探家返校,传说张 铨在西乡(松村、王河、白驮)一带杀牛羊活动竞选国大代表。学生纷纷反对。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班学

生张耀武、王寿昌、舒振华、王治川、刘树汉等连夜以学生会名义写了若干幅标语，竭力反对张 鑑以不正当手段竞选国大代表。第二天上午八时许，初中部的一位同学来我家，他说张耀武叫我赶快来校，学生要上街贴标语。因为我是学生会的正主席，张耀武是副主席。当我走到校门口时，数十名学生前呼后拥，准备上街贴标语，我热情支持他们。约有半时许，学生传报，街上警察阻拦，并用枪柄冲击学生。我气愤地大喊：“赶快迎击”。这时，约有四五十名学生手持木棒涌向街头，遂与警察短兵相接。适逢校长正在县政府开会，闻讯，速令学生回校，学生迟迟不肯行动。他独自返校，四处找我，我躲在宿舍门后未见，不一会儿，陆又泉老师慢步只身登上永清堡城墙，佯装察看城墙，实则观察校内学生动静。正好是星期天，在校学生不多，皆已上街助威。随后，刘福洋县长也来学校速令校长集合学生，校长东叫西喊，只在东院内聚集了三十多名学生。刘福洋大训特训地骂了一阵，竞选国大乃县上之事，与你们学生无关，你们不好好念书，谁在操纵你们寻衅闹事，我们查清楚主持者一定要惩办。望你们速醒过来，不要盲目行动……。

晚上八点，自习铃响了，我班同学从来没有那么肃静，那么整齐，教室里扔个扎花针也能听得出来。突然，初三级的学生会委员谈笑天同学找我，以学生会名义贴标语之事，我班学生会委员并不知道，请你去给我们班上作个解释。我很灵活地意识到，他确是保

张派，此去凶多吉少。我顺口道：谁有疑问请到我们班来给他们解释。约二十分钟，谈笑天等三人又来找我，我正在教室门口与他们争辩，顿时训育主任马麟玉气愤而来，厉声斥问：上自习了，你们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申口，就被他打了一个耳光。我高声疾呼：“打倒马麟玉。”这时，我全班同学格外齐心地跑出了教室，异口同声地呼喊着“打倒马麟玉。”有的手里提着凳子，有的拿着凳子腿，还有几个拿着窗扇条，重重包围了马麟玉。马如丧家之犬，蜷曲求饶。“对不起同学们。”哆唆地多次吮切着。邵振华同学的凳子已触及马的背部，我害怕闹出大祸来，便大声高呼不要动手。果然大家由动武转为驳斥。隔壁初一三个班的学生也都冲出了教室，随声呐喊，有的也和我们围在一起。正在万分紧张的时刻，教导主任马永熙前来护驾，高喊：哈霸！哈霸！邵振华同学随即大喊：打倒马永熙。马即抱头鼠窜，学生一呼前涌，马麟玉趁机解危。学生包围了马永熙住室，嘈杂地高喊：打倒马永熙！二马滚蛋！初中英语老师纪增奉等前来劝解，亦无奏效。直至校长前来，喊声方息。

教我班英语课的韩雨生老师，业务娴熟，教学有方，深受学生爱戴。校长便请他劝我们回了教室。韩老师和蔼地、耐心地劝解，说服我们，大家不回宿舍睡觉，他不肯离教室。大家齐心地熄了灯送他回了宿舍，然后又齐聚教室商议对策。校长反复劝解我们，大家提了许多问题：不能开除闹事学生；改变学校管理制度；不能轻

意体罚学生；二马滚蛋，刘福祥县长压制我们正义的政治活动，我们要抗议……等。校长再三作保证，大家的意见一定要变为现实。校长亲眼瞧着我们睡了觉他才回去。他走后，我们又在宿舍商议下一步的工作。今晚寝的厉害，恐怕保安队星夜来抓人，由王治川、郑福堂两同学手执垒球棒威胁门卫员老徐交出前后堡门的钥匙，以便自卫。部分同学打探了校方动静，住校的十多位老师也聚集一起，谈论着学生闹事的本末。有的斥责马麟玉不应该随便动武，打狗要看对象，何况马麟玉是高中班有威望的学生，初一、初二他原教过的学生，路头路尾见了他都要行礼，比对我们都尊敬，真是自讨苦吃。有的抱怨二马不应怂恿初三学生追问贴标语之事，加深矛盾。马麟玉争辩说：我们想利用初三学生执问之机，以便把贴标语之罪追加到高中班几个学生身上，籍以缩小学潮范围，影响由个人负责，也可缓解张老师（张 监）的愤怒。张老师（张 监是张作模的叔父）对校长的压力也可以减轻些。从窃听中索取了真情，大家对二马更加愤恨。于是决定：黎明时联系初一、初二级学生共同罢课，二马不滚蛋，我们不要休。

天蒙蒙亮，我班同学带头喊起来了，校园内到处都是喊打声。二马的宿舍又被包围，个个手持木棒，准备动武。校长闻声，气喘而来，时已天亮。马麟玉挺身和学生较量，幸被校长横斥阻拦，方免遭祸。二马滚蛋的呼声依然未息。校长当着学生的面答应，让二

马即刻离校。马麟玉身背被褥，手提挎包，低着头狼狈地走出校门，各班学生带着胜利喜悦的心情走向了教室。

上午四节课全是训话课。前两节数理化老师倪文楼高兴而喜悦地劝勉、鼓励，似乎还支持我们的行动。后两节语文老师汪济康公开鼓励我们，认为我们有进取心，能和恶势力作斗争。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思忖着：被开除或许不可能了，学习的机会可能有老师作屏障。

连着几个晚上校长找我谈话：上高中的机会确实来之不易，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要自己争取。含糊其词的影射出对我们几个闹事的主持人弃之可惜。也暗示着叫我作深刻反省，以消除不良影响。我丝毫没表示任何态度。我认定学生闹事是申张正义，杜绝歪风；反对专制，发扬民主；呼号取缔蛮横体罚措施，开展正面耐心教育。作法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事后的第五天下午，学校召开了紧急而严肃的校务会议。校长李叔父之命坚持开除闹事的罪魁——陆兆魁、张耀武、邹振华、王寿昌等六人。以倪文楼、汪济康为首的高中教师坚决反对，认为几个好学生开除了，还办什么高中。倪、汪两位老师气愤地早退了会。这个威胁冲淡了会议的主题，转向坚决撤消马麟玉的训育主任，开除之事不了了之。张纪闻此讯后，大训特训校长一番。负气离开清水，国大代表也落了空。

从此，清水中学公开体罚学生的现象也很少见了，管理制度更新了，师生感情也融洽了，学校气风也活跃了，民主风尚越来越昌盛，给我县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编者按：此次学潮虽无明确的政治口号，仅为支持反对某人竞选“国大代表”和反对体罚学生而兴起，而发生于解放前夕，就值得回味。据武山汪鉴同志记述，学潮发生后县长刘福祥曾亲驻清水的119军骑兵团镇压，连长汪鉴接任务后，和以事务长名义为掩护的地下党负责人邓品籍同志商义决定，为了保护学生不能参与镇压，由汪鉴出面说服了有进步思想的团长赵玉亭（赵在49年解放武山时率部起义），驻防部队明为不介入实际保护了一中学生免遭受害，当时学生是不知道地下党保护了他们的。

※ ※ ※

天主教堂在清水的传入

曹 基 植

（一）天主教传入清水的情况

1、天主教传入我县由来很久，据清水东乡太石峡村之老德教

者刘某说，清水县天主教的传入，较天水市早八年，大约是在公元1870年左右（光绪初），当时由清水东乡太石村老人刘某（名字不知），从陕西长安先带来教义书两本（此位老人为当时之一大读书人）传入太石村。

前后年余时间，听说又从陕西长安来一比利时籍神父，住清水后皆同此位老者又同去秦州即现今天水，住居有年见天水人情风俗、风候各者都好，故在水先成立天主教秦州教区，时间不久，又来比籍主教资兰，被选为秦州教区主教，时为1900年左右，到1914年秦州教区又改名为陇南教区，当时主教为比籍兰克复，后被调往内蒙，（秦州）即陇南教区，由比籍汤执中任主教。到1922年又由德籍法来善主教接管陇南教务。

2. 天主教外籍神父传入清水

大约是1918年外籍传教士来清水，各国传教士都有。清水首由比籍神父方某来我县住居约十年左右，当时因比籍方神父对待穷民很好，故赠献“体道爱人”一面牌匾褒奖。后有英籍席神父，继而奥籍柏长青神父先后来我县至1932年。我国神父陈惠民，约五年便由德籍弘任道，魏、陆三位担任本县神父，直至1940年又由我国雷亮夫、赵经伦等主持，至1952年便由我继任本堂神父迄今。

（二）天主教为我县人民所办过的一些福利事业

1、在文化教育方面，一九二六年由美籍席神父，在清水办初级小学一处，设教堂本院，包括教内外学生约有三十余名，教师由本地教友担任即本县东乡岩羊铺王某及本县西关王善善两位任教，当时清水信教群众仅一百五十人左右。

一九二八年由奥籍神父柏长青又续办学校有学生四十余名，教内外都有，都是初小程度，小学毕业后又去天水教会学校继续深造，当时在天水教会所办学校有初小高小和初中，所上课程除教会四经圣经外，一切课程都和校外中学、小学一般，当时教会办学一长一短制度较外学校严格，故毕业后成绩也比较好，故大半毕业生都担任教学工作，校内校外都有。

2、在医疗卫生方面，大约是一九三五年左右，在堂内由几名德籍修女，以较简陋方法给人民治病，起初仅以治疗疮疖为主，吃药治头疼等，其效果好，看病者越来越多，也有严重患者，如大疮等症。以后便增添打针，潘泥西林（现名青霉素），六〇六（即新坤凡那明）等，疗效更好。有些穷人子弟无钱看病者，当时药费仅要半价或者欠帐，甚至太困难者即行免费，当时不仅得到群众好评，且信教者也日盛一日，当时教民超越五百有余。看病修女都是德籍人士，从一九三五年始至一九五二年止有席、包、柯、胡、梅、荷，每年轮流换班治病，至席、柯、侯为负责人，

每三年一换。直至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接管为止。

3、对人民生活方面，一九二九年正当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时，天主堂神父奥籍柏长青，用堂内大量钱财，买牛羊、粮食放给饭，做救济工作，因农民口粮缺乏，而进教者亦不少，但我记得为口粮而进教者，统统未要。有些人民太穷无法度日者，当时堂内还很简陋的设置了一处临时养老院，接收了几名，无家可归之老弱惨疾者，并和我们几个无人照管之儿童，我虽饥饿不堪，但还能行动。有位老者不知啥病，腿不能行动，我们几个孩童每日轮流换班，给这位老者端饭，因他不能行动每日只是一吃，故我们称此位老者为“老佛爷”。吃饱了，穿暖了，都能行动了，便各回各家。有两位老者，以后便都移住天水天主教堂之大养老院。我现在之所以能当神父，有赖于当年小型养老院的抚养教育。

（三）清水天主堂之由来和堂内工作人员变动情况

清水县天主堂之由来，据老人们说，是一九一四年为比籍主教兰克复任主教时所置办，当时仅县城教堂一处，即县医院，这样直至比籍汤执中主教时，才又继续置办县东乡山门、太石教堂及县西乡白驹区教堂等三处。当时县堂工作干事人员仅仅几个看堂人员，直至一九二〇年由美籍席神父起至一九二八年奥籍神父柏长青两人兴办简陋初小两次，教堂用人五至六人，后由柏长青神父又主办开分堂口两处即西乡刘沟和西乡时曹村两处，当时全县有教徒五百余

人，现在有教民四百余名。

清水天主教之发展前后如上所言，因时过境迁，加之年老，记忆力不强，故很简单的写了这一点，不合适处请阅者诸君谅解，知情者多加补充，殊表至望。

※

※

※

《解放前上邽镇的私营工商业》

邵 良 弼

清水县城所在地邽镇（今永清镇），解放前约有私营工商业者三百余户，从业人员六至七百人。其中店员约二百人，小商和手工业者占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他们的资金占有以佰币计算，一般千元左右，其中不少人在千元以下，五千至万元以上的户则寥寥无几。除去固定资产，全镇工商者的资金拥有量不足百万元。由于货源短缺，土特产品量少，对外地商贾没有吸引力，加之人民生活困苦，销路有限，所以市场常年处于萧条状态。中小工商者年终能够收支平衡或略有盈余，便可心满意足了。

商业经营品种比较杂乱，多数店铺因受社会和经济条件的限制，杂货业占有较大比重，专业性的商店很少。工业生产除几户

小手工业者外，几乎是一张白纸。一九三六年以公营方式，购进了一批约二十余台脚踏织布机，利用县城皇庙东西两侧的堂殿办起了一个小型织布厂，生产土布。但为时不久，随着人事更迭和资金原料的短缺被迫关闭。一九四四年长盛茂理经王继业先生，利用这些机器办起了织布业，棉纱毛线靠宝鸡、秦安供应，造成成本过高，又缺乏相应的技术力量，质量和销路都不佳，也中途停业。一些^零星企业，能算上数的是几家烧酒坊，年产量不足十吨。主要在过年和遇有红白喜事时可集中销售一些，平时宴餐备酒的人犹可沾角风毛，难以找迹。手工业者，有制鞋、木工、铁工、钱银皮货等。其中西关大小王家的铁器制做久负盛名，他们的菜刀，被誉为“王师傅挑三年”，其他小型农具均见所长，应用自若，得心应手；马银匠锻造的首饰，工艺精细，美观大方，各种图案如人鸟花卉，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还有宋家的黄酒、胡家的醋、余家的偏食、范德顺的肉，能够使人垂涎，并形成一定的地方风味。

工商业者的组织机构是县“商会”，下有几个按行业组织的商业公会。商会设“会长”一人，一般由较有声望的士绅或富商担任，但有时也会被地痞恶棍篡夺，作为施展淫威、攫取民财的工具。商会并不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只能起到承上启下处理有关事务的作用。如协助摊派款项，催收税款和仲裁某些民事纠纷。

税局对工商业者有很大的威慑力，税局稽查人员有权抽查帐目，有的人可以借此敲诈一些油水。如一九三六年冬，兰州税务部门来了位稽查人员，来势不凡，以一个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正人君子出现。声称要彻底清查帐项，如有偷漏税收行为，定要加倍处罚。商会召集各工商业户彻夜开会，寻找对策，后来还是大家凑钱奉送了“鞋脚”费，他吃饱拿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敷衍搪塞一番，悄然而去。

清水县城的私营工商业者，除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具有共同性外，还有其一些特点。这就是中小工商业户，比重大，人数多，他们一般未脱离农业生产，农忙务农，农闲经商，受着亦商补农或农商依存关系的支配；经营方式比较保守落后，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对于历史上形成的某些习规，其中有的明显属于陈规陋习，仍世代相传，如法炮制，不去加以改革。如没有信息观念，不设法充分利用时机，打开商品销路，扩大经营范围，加速周转，而是束手等待，做死生意。在商号内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掌柜在堂，除先生外，相公、学徒都要侍立待命，不得任意就座。个别商号打骂学徒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抗日战争暴发后，沦陷区人民陆续迁入，特别是国立第十中学的迁入，使城镇，乃至全县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花布、药材、熟食、印刷、文具书店、米面加工、蔬菜园艺、短途运输等新的行

